

喂， 你在哪

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。

一个在乡下，一个在城里。

一个是山野小草，一个是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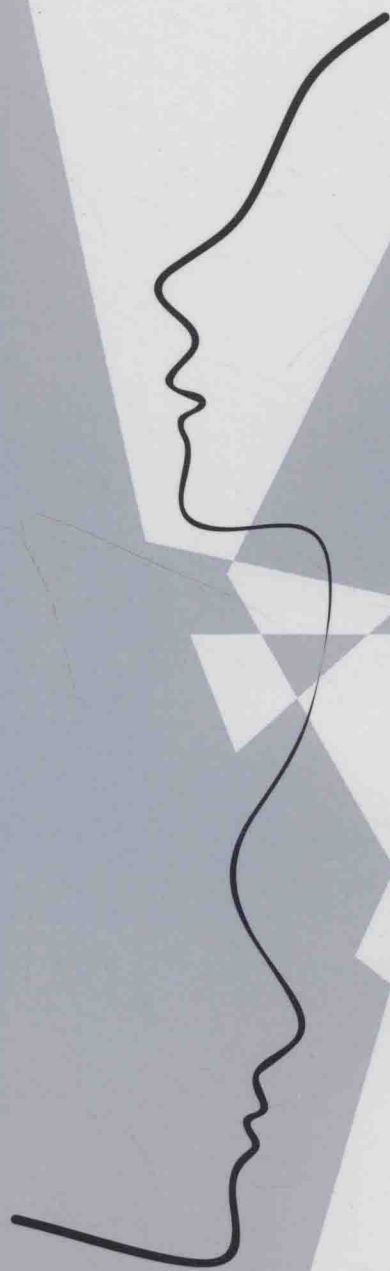
市玫瑰。

WEI
NIZAINA

汪蓬蓬·

著

团结出版社



喂， 你在哪

汪蓬蓬

· 著
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喂, 你在哪 / 汪蓬蓬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7. 11

ISBN 978-7-5126-5646-8

I. ①喂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7865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
	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	165mm×235mm	1/16
印 张	13	
字 数	161千字	
版 次	2017年11月第1版	
印 次	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978-7-5126-5646-8
定 价	45.80元

(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)

自序

人造文，文显人，文如其人。作者把自己的见识、思考与观点诉诸文字，所呈现的风格是迥异的。它源于作者的生活、个性、喜好与素养。生活在城乡边缘的我，沾了些泥土的气息，也见识了些城市的浮华。我是一汪清泉，静静流淌，我不想用暧昧的语言迷惑你，我不想用虚幻的色彩诱惑你，我不想用迷乱的情节娱乐你。我行进在现实的原野上，引领你领略山川云影，正视现实生活、人性与人生。身为教师，好为人师这是职业使然，渐成习惯。我要让小说人物告诉你点什么，这是我的职业病。我希望我的文字能点亮你，让你感觉美与温暖。这是我的不自量力的绮梦。虽然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但请相信未来。

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感受美的心情。生活是正剧，有欢笑也有眼泪。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多么充裕，人的泪腺不会退化枯萎，其原因是物质需要是低档的需要，而精神层面的需要更高、更难得，更让人渴求。人永远不会满足。

“人”字为什么只一撇一捺？远古的造字始祖是怎么想的？我的解读是人类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。一撇代表男人，他顶天立地；一捺代表女人，她支撑着男人。男人离不开女人，女人需要男人。阴阳对

立而又统一，世界得以生生不息。

为什么当下会有未婚妈妈，会有大龄剩女？我的解答是：当下女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，她们成长着，行进着，各有遭遇。在妇女独立的今天，女人不再委曲求全，“包办”“拐卖”已成历史。男人不再是女人终身唯一的归宿。

有不向往爱情的女人吗？No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。女人憧憬爱情，一如孩子需要母爱。母爱是原始本性，是乳汁，是阳光；爱情是磁石，是雨露，是灵与肉的交付与奉献。亲情、爱情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。

女人需要什么样的男人？女人爱什么样的男人？聪明的你要说：女人各有喜好。你说得对，但有共性。我要说。身为女人，我有体验，有感受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：年龄、相貌不是爱情的鸿沟与障碍。爱是男与女巨大的异性相吸，爱就是爱，它从心出发，心能左右人而人左右不了心。

人类文明的列车在行进，“小草不再卑微，玫瑰不再孤单。”是我的祈愿、我的呼唤。它散发出理想主义光芒，这正是我想呈现与你的，但愿你喜欢。

祈祷人人有一颗爱心和一双温暖的伸向他人的手。祈祷世俗带给你欢畅而不是羁绊。

谨以此篇奉献给天下有情人，愿有情人皆成眷属；奉献给天下所有慈爱的母亲，向阳光般的母爱致以崇高的敬礼！

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。一个在乡下，一个在城里。一个是山野小草，一个是城市玫瑰。她们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成长，谁也不知道对方。可命运之神有一天让她们交集了，悲与喜的交集。人生啊就是一幕悲喜交集的正剧。城里的玫瑰是温室的花朵，她用尖刺捍卫自己的骄傲，山里的小草是泥土的植被，任凭风吹雨打。玫瑰比小草早出生，比小草艳丽，但让我们先来看看山里的小草吧。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小草是女一号，玫瑰是女二号。

小草出生在大诗人李白长眠的青山脚下的一个农家里，与她的聋耳老爸相依为命。红砖黑瓦的三间低矮的平房是她的栖息地。她的名字叫石兆云。

下课铃声响了。可物理老师还在那讲着什么动滑轮、定滑轮，什么

喂，
你在哪



滑轮组。石兆云真想冲上前捂住他的嘴，扔了他的黑框眼镜。那样他就会息了嘴吧？石兆云烦躁地在凳子上晃动着屁股。上次物理测验她考了30分，班上最高分是98分，平均分是78分。她最厌烦的就是上物理课了，那些个滑轮绕得她头晕，它们纠缠着她，可她分不清它们。什么动滑轮省力，什么定滑轮改变方向。她听得云山雾罩的。她感觉肚子胀，好像内裤有些湿。她好想去上厕所啊。上课没多久她就想去上厕所了，多难挨的四十五分钟呀！

铃声又响了，这次是上课铃声了。老近视这才宣布：“下课！”女地理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。同桌从书包里拿出地理书，准备下一节课了。石兆云再也顾不得了，她迅速站起，朝教室门口冲去。

有眼尖的同学发现了她裤子上的血迹。“石兆云，石兆云！血！”她们指着石兆云的屁股。“老师，我去上厕所。”女地理老师威严地朝向她请假的女生微微点了点头，“快去快回！”一转眼女地理老师看到了向前跑去的女生屁股上的血迹，她追过去，大声命令：“喂——你停下！”

“我真的是上厕所！”石兆云边说头也不回继续朝厕所跑去。“喂——你裤子脏了！”负责的女地理老师追到厕所对石兆云说，“你带卫生巾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“你瞧瞧你的裤裆！”

“血！”石兆云惊跳起来。“你来月经了。你这是第一次吗？”石兆云懵懂地点了点头。“没关系的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宿舍给你拿裤子和卫生巾。”

女教师跑得气喘吁吁，拿来了她的内裤、外裤与卫生巾。指导石兆云把卫生巾粘在内裤上。她匆匆指导完毕，急匆匆跑去上课了。石兆云

穿上老师的蕾丝内裤，换上老师的长裤子，裤脚扫着她的鞋面。她从地上捡起她的血渍裤子，她痉挛了一下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她把裤子揪成团，把血迹团在内里。她做贼似的走出厕所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：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人都在教室里。

她心慌慌地跑过宽阔肃静的操场，跑出高大森严的校门，往家跑去。

学校在公路边，家在山脚下，两者相距五千米。家里大门紧闭，聋耳老爸肯定在地里还没回来。她绕道后院，后院石墙长满了绿色的青苔，墙上放着破鞋、破渔网、生锈的小镰刀，石兆云从一只破雨鞋里掏出一根黑布条系着的两把钥匙，用金色的钥匙打开院子门，院子里的鸡闻声惊飞起来，有两只飞到院墙上，咯咯叫。石兆云小心翼翼踮起脚尖下脚，以免踩到满院子的鸡屎上。她用另一把银色的钥匙开了厨房门。把脏裤子丢进脚盆里，从热水瓶里倒了些热水进去，从水缸里舀了两瓢凉水兑进去，又从洗衣粉袋子里抓了把洗衣粉丢进去，蹲下来开始搓洗她的裤子。她搓了一遍一遍又一遍，裤子上的血渍没有褪去。她的腰开始酸得不行，肚子也更加胀痛起来。她丧气地扔了裤子，又倒了点热水进去。“再泡一会吧。”她自语道，手按着腰站起，蹒跚地朝她的房间走去。厨房跟她的房间相连相通，本就是一间房，中间用木板隔开的。

她一头倒在自己的小木床上，身下压着叠成四方形的被子。想到自己还穿着老师的裤子，把老师裤子弄脏了，就不好了。她强撑着起来，打开放在床尾的箱子。这箱子是四川女人走后，老爸搬到她房里的。箱子衣服都是姑妈送给她的，都是姑妈家的表哥、表姐穿剩下的衣服。她换好裤子重新倒在床上，举着老师的蕾丝短裤欣赏：“真漂亮啊！”还要归还老师的裤子，书包还在教室里，自己出了这么丑的事，同学们该怎么看我？怎么议论我呀？想到这些，石兆云折转身子，把脸

喂，
你在哪



埋到被子里。这样俯卧了一会，感觉气闷，不得不又翻过身来。肚子一阵阵地胀痛。她伸手按了按，肚子明显鼓了起来，硬邦邦的，好像充足了气的车胎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要买那个卫生巾吗？可自己没有钱，过年的压岁钱都交了学费了。要跟老爸要，可怎么跟他说呀？怎么跟一个失聪人说得清这个呀？怎么能跟一个男人说这个呀？石兆云感觉自己是那么无助。她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人。要是她还在就好了。你干吗要走啊？你已经生下我了呀，你为什么呀？你是个坏女人吗？她摸了摸大拇指上的那个戒指。戒指是那个女人走的那天套在她手指上的，先是套在她的食指上，直晃悠，女人亲了亲她的小手，把戒指取下来，套在她的大拇指上。她已经想不起那个女人的样子了，心里不愿叫她“妈”了。可她总是盼望着有那么一天，那个女人，那个白白胖胖的女人能重现在家里。“喂——你在哪呢？”她对着戒指喊。

戒指是一枚五角硬币打制的。那年春节，村子里来了个打首饰的人，说可以用铜钱给人打戒指，打得像金戒指一样。村上人纷纷拿出铜钱来，有的还拿出子弹壳来。可家里没有铜钱也没有子弹壳，石聋子掏出一枚五角钱的硬币问打首饰的人：“能不能用这个打？”

“行啊。”打首饰的人接过五角硬币。石聋子花了十块钱用五角硬币打制了这枚戒指，送给了产后不久的女人。

“喂，你在哪呢？”石兆云又对着戒指喊了一遍。戒指不语，泛着银光。泪水模糊了石兆云的视线。

院子里咣啷一声，还有脚步声，石兆云知道聋耳老爸回来了。她没有像往常一样跳出屋去迎接她的老爸。“丫头，丫头——”石聋子喊。石兆云鼻子酸酸，欲起没起。

石聋子走进厨房，闻到了血腥气，看到了脚盆中的裤子，他愣了一下。然后快步走进女儿的房，“你，你没事吧？”他口齿不清地问。他

粗糙的大手在女儿额头上摸了一把，转身跑出门去。泪水从石兆云的眼角滑落。她知道她老爸这是找她姑妈去了。

是的，石聋子朝他姐姐家跑去。遇到棘手的事石聋子就会跑去找他姐石大翠。

石聋子是个苦命人。五岁那年父母被雷击双亡，他是跟着他姐姐石大翠长大的，十二岁那年他在读小学四年级，一场高烧后，屁股上打了几天针的他再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了。他不得不放下他心爱的课本，拿起锄头、挖锹。村里的人和石大翠不再叫他石大志了，而叫他石聋子了。石聋子三十二岁那年，他姐和一个在外做买卖的人给他领来了一个四川女人，他姐跟他比画了一通，把家里所有的存款三万八千块钱全给了介绍人，介绍人就把四川女人留在他家了。石聋子耳朵不好使，可其他感官却异常灵敏，人很精。他把买来的女人看得很紧。下地干活，就把女人锁在家里。女人待在家里看看电视，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捡，终日不见阳光，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一年后女人肚子大了，石聋子依旧把女人锁在家里。女人骂他，咒他，反正他听不见。临产那天女人站在窗前，看见天上的白云一阵阵飘过。忽然，她的下身淌水了。她知道自己要生了，她抓着窗棂大喊：“石聋子——石聋子——”她知道石聋子听不见，她发狠地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大骂石聋子。终于，村上一个老人听不下去了，跑过来训斥她不要骂了。女人说，她要生了。老人赶紧跑地里找了石聋子来。女人叫石聋子送她去医院，石聋子听不见，他跑去找了老接生婆来。女人疼了一天一夜，骂了一天一夜，最后咬牙拼命产下小娃。女人唤小娃叫云儿。石大翠给新生儿报了户口，按照石家辈字排行，取名叫石兆云。产下孩子后，除了给孩子喂奶，四川女人还是啥也不干。直到兆云六岁时，情况才有所改变。兆云要上学了，石大翠认为孩子也大了，也过去这么些年了，有了孩子的女人不会跑了。她跟石聋

喂，
你在哪



子比画一通，叫他不要锁女人了。走出家门的女人兴高采烈，每天接送兆云上下学外，还挎着篮子下地了。她下地不干农活，只割草。她把割的草和稻糠一道放锅里煮了喂猪。家里养了一头猪，看四川女人会喂猪，石聋子又增加了一头猪。年终卖猪，石聋子给女人买了一套新衣、一双新鞋作为奖赏，余下的钱他放进箱子里，他给箱子上了两把锁。箱子钥匙他用塑料布裹了，埋在地里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。他想：钱攥在自己手里就稳妥了，女人没钱插翅难飞。

石兆云十岁生日那天，女人破天荒亲自下厨，用面粉和鸡蛋给兆云蒸了个大蛋糕。虽然没有卖的蛋糕好看，可石兆云还是高兴异常，她盯着蛋糕看了好久好久，给自己唱了《生日快乐歌》，一连唱了三遍。一家三口亲亲热热分吃了淡黄色的香喷喷的蛋糕。那天是石兆云最快乐的一天。蛋糕的香甜味一直弥散在石兆云的嘴里，伴着她入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四川女人把手上的戒指摘下，戴在石兆云手指上，石兆云以为这是给她的生日礼物。她戴着戒指一蹦三跳跑去上学了。等她放学回到家，猪圈里的猪在嗷嗷叫，不见了四川女人的踪影。老爸房里，两把铁锁歪躺在地上，箱子上有破损的白点，那是被砸的痕迹。陆续地村里人跑来告诉她：“兆云，你妈跑了，找不见了。”她心慌慌，眼泪不由自主滚滚而落。

半小时后，石聋子领着石大翠跑来了。石大翠拎起盆中的裤子看了看，跑过来问躺在被子上的侄女：“你来月经了？”石兆云没吭声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快起来，让我看看，别把床弄脏了。”她边说边动手拉侄女。“老师帮我弄了。你叫我老爸给我钱，我要买卫生巾。”

“噢，我给你五块钱。你去买吧。”石大翠把五块钱丢在床上。

“我肚子疼。”

“没事的。过几天干净了就好了。唉，日子过得真快啊。你成大姑娘了。”石大翠边说边折转身走到厨房，蹲下身来搓洗裤子，搓了半天血渍还在，她拧干两条裤子，跑到侄女跟前说：“你倒了热水吧？血见了热水洗不脱，下回记好了——用冷水洗。这裤子扔了吧。我明天从家里再给你带两条来。”

石聋子从他姐手里拽过那两条裤子，用剪刀剪了，说：“做抹布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石大翠拿了两条裤子来，石兆云还躺在床上，“你怎么还不起？”

“我不想去上学了。”

“肚子疼得很吗？”石兆云点点头又摇摇头：“我长大了，我想干活挣钱了。”

石兆云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肚子疼了半宿，她想了大半宿。她想：不能每次来这个问姑妈要钱买卫生巾吧？

“唉，你拿定主意了？反正你念书也念不出头。早点出来挣钱也好，你家里条件不好。可你聋耳老爸宠着你呢，不让你上山，不让你下河，不让你烧锅，不让你做田。除了洗衣、扫地你还能干什么呢？你想干什么呢？”

石兆云昨晚就想了：村上有个老头养了兔子，毛茸茸的兔子很乖，很可爱。“我想养兔子。”

“养兔子？养兔子能挣啥钱！你还小，你一个女孩子能干什么呢？我帮你打听打听吧。”

“姑妈，还求你件事。”

“说吧。”石兆云指了指床上叠好的裤子：“这是地理老师的裤子，你帮我送给她吧。再告诉班主任我不念书了。我的书包还在教室

喂，
你在哪



里，你帮我拿回来。”

“哼！你到会指使人，你自己没长腿呀。”

“我肚子疼。我再也不想去学校了。”

“好好好。我前世里欠你们家的。读书不行，倒会吩咐人。”

辍了学的石兆云每天割篮草往养兔子的老头家跑。石聋子看女儿那么喜欢兔子，他从石大翠家捉了只小羊给女儿养。在他眼里羊和兔子是一码事。石兆云喜欢小兔子，可没有兔子养，只好退而求次养羊啰。她养羊很尽心，每天把羊牵出去系在山坳里吃草吃树叶，她呢，到河滩上割一篮草回来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晚上给羊当夜宵。羊没吃完的草她晒干了，雨天给羊当口粮。羊晚上关在猪圈里。四川女人走后，猪圈也空了，石聋子不再养猪。羊肚子吃得鼓鼓的，拉的屎特别多，每天早上起来，石兆云的第一件事是清扫猪圈，噢，现在该叫羊圈了，她把一粒粒黑丸状的羊屎扫进茅坑里积肥。

转眼四个多月过去了，深秋了，河滩上的风冷飕飕，草都黄了，枯了。石聋子叫女儿多割些草，预备给羊过冬吃。石兆云顶着寒风猛烈割草，以抵御寒风施加给她的寒意。等她割满整整一篮压得板板实实的草准备送回家，发现拇指上的戒指不见了。她知道这枚戒指是五角钱打制的，不值什么钱，可这是那个女人留给她的。虽然她心里有点恨她，可她还是斩不断地想着她。石兆云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地毯似的在河滩上寻了好久，没找到。她觉得她和那个女人之间纤丝般的联系断了。“你在哪？喂——你在哪？”她对着河水高喊，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。“干吗哭呢？”她用衣袖拭去泪水，“一个不要我的人，我干吗还想着她？”她撅着嘴回到家，把竹篮中的草发狠般举过头顶，倾倒在院子里，戒指滚了出来！她捡起戒指在衣袖上擦了擦，怕再弄丢了，小心翼翼地把戒

指放进她的笔盒里。笔盒里躺着皱巴巴的五块钱。石兆云知道这是他老爸给她买卫生巾的钱。自从她来月事辍学后，老爸把笔盒从她书包里拿出，放在她的衣箱上，每个月放五块钱在笔盒里。

春节的脚步近了。乡村的空气中飘荡着欢喜雀跃的年味。村上许多人家在购买年货了。石兆云想过年又怕过年。过年时，聋耳老爸会杀两只鸡，会烧制平时难见的鱼肉荤菜。姑妈也会送来一些好吃的。可过年时，人家门庭若市，人来人往，欢声笑语。她家呢，冷冷清清。没有女主人的家像是一个圆被切除了三分之一，不可能好看、圆满。过年时外出的人都回家团圆了，可四川女人不回来。五年了，每个除夕年夜饭前，聋耳老爸都会站村口瞭望。石兆云知道那是老爸在望那个女人。她的胸口莫名地像被堵上了一团棉花。最让她难受的是人们有意无意地会说起四川女人，说四川女人心狠，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。那目光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，让她身子瑟缩，心生痛：她是个被人抛弃的孩子！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生的孩子！她在书上、电视上看到的“妈妈”都是“慈爱的妈妈”，都是疼爱孩子的妈妈，都是为了孩子情愿付出一切的妈妈。可为什么偏偏我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妈妈？！石兆云心呐喊，眼滴泪。

有钱没钱剃头过年，聋耳老爸去街上剃了头，洗了澡，买了鱼肉、对联、鞭炮、香烛、纸钱。没有石兆云想要的新衣、新鞋、糖果与糕点。好哭的石兆云不会哭闹，她的哭都是无声的。除夕到了，聋耳老爸一如既往拉着石兆云去后山坟上磕头烧纸钱，石头坟的缝隙里长着茅草和一棵小树，每次去石兆云都盯着那棵小树看，小树长粗了些，长高了些。坟没有立碑，石聋子对着那棵小树磕头，石兆云效仿着。石兆云曾问过她姑妈：“我爷我奶的坟上为什么不立碑？不写上名字？人家

喂，
你在哪



坟上都有碑呢。”可姑妈咬着牙说：“立什么碑？不是好死的，不知在世造了什么孽，死了害儿女啊。要不是为了能关照你聋耳老爸，我会甘愿嫁给一个结巴子？能有人上坟给烧纸钱就不错了。”火光一熄灭，石聋子拉着女儿匆匆下山，回家贴对联，贴福字，接下来忙年夜饭。石聋子掌勺，石兆云在灶下烧火。从早上一直忙到傍晚，一屋子的烟气，弄好了十个菜，炒好了花生和松子。有鱼，有肉，有鸡，有姑妈送来的羊糕，有香喷喷的香肠，有让人垂涎的蛋饺，有糯米炸的圆子，还有三样炒菜。十盘菜端上桌，石聋子点燃起鞭炮，他听不见声音，他瞄了一眼炸裂蹦起的炮仗，没等鞭炮炸完他朝村口跑去。在村口望了会，暮霭笼起，他走回家，对趴在桌子上已经吃了两粒圆子和一把花生的女儿说：“吃年夜饭吧。吃完饭你十六岁了。”

埋头饭毕，石兆云洗碗，石聋子在大门口燃起一人高的香烛，他往女儿的笔盒里放了十元压岁钱。

坐在17寸的黑白电视机前，看“春节联欢晚会”守岁。石聋子看了一会就扯起了呼噜。石兆云摇醒老爸，石聋子勾着头回房睡觉。天冷，石兆云也回到她的房，她没关电视机，任电视机在堂屋里响着。她打开笔盒，看到崭新的十元钱，她的鼻子酸了，她拿起那枚戒指套在拇指上，脱了外裤半躺在床上。她摸着戒指轻喊：“喂，你在哪？”她不想就这样早早睡觉，她从床头挂着的书包里掏出她未读完的课本，一页页撕下，撕完一本再掏出一本，她撕得很慢很慢。撕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，村子里鞭炮轰鸣。她知道人家都放鞭炮开门迎财神了。她老爸酣睡着，天亮了老爸才会开门迎财神，她家的财神迎得太晚。她起身到堂屋关了电视，打开大门，一股寒气袭来，她打了个寒战，转身快速跑进房，钻进被窝。

今天春节与往年不同的是门前不再冷清。羊整日地叫个不停——羊

叫窝了。一个邻居听得实在不耐烦，把他家的公羊牵来了。

羊下崽了。生下了两只小羊羔。两只羊羔跪在母羊硕大肉红的乳房下吮吸着。石聋子抓了一把黄豆递到母羊嘴边犒劳它。母羊一粒不剩地把黄豆全吸进嘴里，完后发出慈爱的满足的咩咩声。

石兆云每天抓一把黄豆给母羊，母羊奶孩子呢，需要增加营养。小羊满月了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，抓起一只小羊的两条后腿，小羊被倒拎着，挣扎着，发出惊恐求救的咩咩声，母羊冲向捉养的男人，可绳索制约着它，它伸长脖子发出哀伤绝望的咩咩声。“你，放下！”石兆云指着拎羊的男人大吼。“我把钱给了你聋耳老爸了。”

“我不卖羊！放下！”石兆云像只母羊愤怒地朝男人扑去。男人掉头猛跑，石兆云紧追不舍。男人喘着气骂。石兆云用衣袖擦着眼里的泪水和额头上的汗。

石聋子把二十元钱放进女儿的笔盒。石兆云耳边响着老母羊撕心裂肺的叫唤，响着小羊羔惊恐万状的呼救，她愤恨地把二十元钱扔到聋耳老爸的脚前。

石大翠笑咪咪地来了，有人给她提供了一个信息——街上一个理发店要招学徒，石大翠要石兆云去学理发。一心养羊的石兆云心里打鼓，她抱起小羊羔，噙着嘴说：“我养羊呢。”小羊羔却没领会石兆云的友好，惊恐地从石兆云的怀里跃起，它的隐藏在毛里的小羊角一下撞在石兆云的眉骨上，“哎呀！”刺痛让石兆云闭了眼睛。石大翠惊慌地问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“撞我眉毛上了。”石大翠查看了一下——左眉心处破了皮，流出血来。她松了一口气：“亏得撞眉毛上了，撞眼睛上就不得了了。养羊哪是个正经事呀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个大姑娘了。你家里这个样子，

喂，
你在哪



你自己想想，你总不能老是伸手问你老爸要钱花是不是？”

不通人性的羊让石兆云有些失落，产生了些许怨气。她手捂着痛处想：是呀。她得挣钱。人家里都是彩色电视机了，她家还是黑白的，街上超市里好吃的东西那么多，她只有眼馋的份。她不想老是穿旧衣裳，她要穿新衣、新鞋，戴上漂亮的发卡，围上好看的围巾……

“好吧，我去学理发。”她下定决心对姑妈说。“好好好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学徒三年，中饭在理发店吃。你瞧瞧——你的鞋，我明天给你带双新鞋来，送你去理发店。”

石兆云开始了在明兰理发店的学徒生涯。理发店坐落在街尾，一间三十几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房。房后用空心砖和石棉瓦搭了个卫生间。明兰理发店原是夫妻店，老板叫魏明，老板娘是魏明的师妹夏兰，两人在学徒期间相恋，出师后，由魏明的父母出资，开了这个理发店。现夏兰产子，魏明一人忙不过来，放出风声：要招一个学徒。魏明今年二十八岁，体态修长，玉树临风的样子，石兆云看着这么帅的师傅，很有点自惭形秽，手脚不知往哪放。魏明笑咪咪地递给石兆云一块抹布和一把笤帚，吩咐她打扫理发店，搞好店里的卫生。

先是搞卫生，后来教她给客人洗头，再后来教她给客人吹头发。魏明给客人理发的时候，石兆云站边上看。中饭是魏明早上带来的，是魏明的妈妈起早烧好的。饭菜放微波炉里转上几转，没有客人的话，十二点准时开饭。菜一般是一荤一素。石兆云给师傅盛饭，魏明给徒弟挟菜，挟的是荤菜。石兆云对师傅闪着感激的目光。石兆云觉得师傅一点都不像师傅，他哪里有半点大人们口中说的那种严师的样子呢，他是位好大哥，给帅哥当徒弟真好！

时间一长，石兆云不在拘谨了。没有客人的时候，魏明放手机音乐听。听得次数多了，石兆云也会跟着唱了。有男女对唱的，魏明唱男